

劉湘的毀譽（終篇）

王培堯

（本文插圖刊52、53頁）

主席專機居然撲空

十九年十二月五日，蔣中正主席自南京西上，巡視各省剿共軍事。九日那天到南昌召開軍事會議，十三日在廬山計劃湘、鄂、贛三省剿共方略。十七日共軍賀龍行將竄入湖北省境，二十日蔣主席下廬山乘坐軍艦直入漢口。由此可以想像，當年蔣主席公務之繁忙。但是他二十二日到漢口時，仍然抽暇召見劉湘的代表邱甲，對於川事有所垂詢，並且表示他想請劉湘到漢口來見一次面。邱甲代表答說劉湘必定欣然同意，蔣主席第二天便指派一架專機，飛到重慶第一個飛機場，位置在重慶市郊數十里的廣陽壩上，專程前往迎接劉湘。

當天下午，原機折回漢口，飛機上沒有劉湘，祇有四川善後督辦公署請駕駛員帶回來的一封信，由劉湘具名。信上答說：

「因一時準備不及，請准稍緩赴京晉謁。」蔣主席在湘、鄂、贛三省軍情緊急，席不暇暖，日理萬機之際，派一架專機飛到重慶去迎接劉湘，「有要事相商」，劉湘居然相應不理，回

一封信來說改天再見。這從所未有，極不尋常的事件，果若說是劉湘目無國家元首，倨傲無禮，那就未免太冤枉了他。然而謂其一時任性負氣，表一表態，倒還合情合理。

事後劉湘本人與他的重要幕僚、部將一致辯解，他當時「確實」是因為正在生病，而且病得很重。這個解釋也是過於牽強，頗難令人深信。一則劉湘體格魁梧，中氣甚足，除了民國二十七年元月二十日他以胃潰瘍病逝於漢口，一生之中絕少以病聞。其二則當日蔣主席倘若不得邱甲首肯，絕對不會貿然派專機入川迎劉湘。而邱甲身為劉湘的親信、代表，又怎會連主帥病重都毫不知情？而讓堂堂國家元首派的專機，飛到重慶去撲一個空。

縱然有這一件出人意料，頗不愉快之事發生，蔣主席却寬宏大量，一笑置之。

民國二十年元旦，國民政府授勳，劉湘獲頒一等寶鼎勳章一座，使他在喜出望外之餘，內心益感慚惶不安。平時公餘之暇，和心腹幕僚、親信將領會談，每每深感自己一時過於孟浪，竟然莫名其妙的放棄了謁見主席，面聆教益的大好時

機。使得國民政府定鼎南京以後，自己的竭誠擁戴，矢志為一革命軍人的雄心壯志，功虧一簣。座中也有人慨嘆劉文輝的金權政治，無往不利，每逢風吹草動，必定有人為之口角春風，從而使劉文輝的官位獲得磐石之安。漸漸的便談到了如何佈內線、走門路、抄捷徑爭取與力。范哈兒范紹增自恃交遊廣闊，認為報效建功的機會來臨，站起身來一拍胸脯說道：

「甫公，這區區小事，包在兄弟身上就是。」劉湘也曉得范哈兒自從出道以來，交遍了三教九流，多的是旁門左道，隔行如隔山，一時也摸不清楚他有多高的道行。他才一點頭，范哈兒便請他摒退諸人，面陳機密。根據范哈兒的說法，上海有個神通廣大的杜月笙，自從民國十六年三月上海清黨，杜月笙奉蔣總司令密令，遍邀青洪兩幫弟兄，組織共進會。殺汪壽華，驅周恩來，與中共上海總工會數萬名糾察隊從事生死決鬥，運用民間力量，獲得上海清黨之役的輝煌勝利。於是將總司令任命杜月笙為少將參謀，不時往返於京滬之間，經常謁見蔣總司令，備諮詢，宣達政令，溝通官方與民間的意見。中樞首要，

幾乎沒有任何一人不與他折節相交，傾心結納，使這一位今之朱家郭解，一時頗有一言九鼎之慨。范哈兒又自告奮勇的說：他與杜月笙頗多來往，很有交情，不難使他為劉湘在京滬一帶奔走游說，使劉湘擁護中央的赤誠，願為革命軍人的壯志，能够更進一步的為若干中央大員所瞭解。

劉湘傾聽范哈兒天花亂墜的說到最後，總算是將信將疑的姑且點點頭來。

范哈兒連絡杜月笙

范哈兒去找杜月笙幫忙，還是按照他們之間的老一套。先去拜訪財政處長劉航琛，推說杜月笙幫他在上海採購軍火，自己要還他這筆人情。已經買好了兩百擔鴉片烟，也就是二萬斤，三十二萬兩煙土，價值是現大洋十四萬元。但是，根據四川善後督辦公署財政處的規定，鴉片煙土自重慶運出，每擔一百斤，應繳特稅一千二百元。二百擔，便是二十四萬。然後，煙土過宜昌，還得向當地駐軍繳納特稅四十萬。十四萬的烟土，共繳六十四萬元的特稅，合計需費七十八萬大洋。因此，范哈兒說：

「宜昌該抽的特稅，兄弟我無法可想，只好照繳。重慶歸你哥子管，這批鴉片既然是送給杜月笙的，可否請你免了這二十四萬的特稅？」

劉航琛的答覆則是：二十四萬是個大數目，必須請示劉督辦。

范哈兒說一客不煩二主，那就麻煩你哥子代我去說個情。劉航琛慨然應允了，於是，財政處長與善後督辦之間，有如下的一段精彩對話：

「上海有個杜月笙，甫公可曉得麼？」

「曉得曉得。」劉湘點頭回答：「就是沒有見過。」

「我也沒有見過，范紹增也沒有見過。但是杜月笙幫范紹增買了些軍火，范紹增很想交他這個朋友，買了二百擔鴉片煙，要送給杜月笙。他託我來跟甫公說，既然是送禮，可否免了這二十四萬的特稅？」

沉吟俄頃，劉湘莞爾一笑，答道：

「范紹增要跟杜月笙交朋友，我何妨也交他。你去跟他說，這二十四萬的特稅，算是我奉送給杜月笙的。」

第二天，劉航琛知會范紹增，免稅奉准。然後他再反覆叮嚀，再三言明，一定要跟杜月笙交代清楚：這二十四萬大洋的特稅，係由四川善後督辦劉湘，有心結交杜月笙這位够義氣的朋友，誠心誠意，雙手奉送。

連土帶稅，由劉湘和范紹增雙雙出面，送給上海杜月笙的這一筆厚禮，兩百擔鴉片，稅後總值計為大洋七十八萬元。民國十九、二十年間的七十八萬大洋究竟該值多少錢？如以當時的中央政費作比較。根據全國財政預算委員會規定：中央政費訂為每月一百五十萬元，劉湘、范紹增這一次的大手筆，等於中央各機關每月開銷的百分之五十二。

這二百擔鴉片煙，很快的便運到了上海，由杜門大弟子蘇州人張松濤，轉送給乃師杜月笙。

派劉航琛謁見蔣公

民國二十年元月，劉湘召見劉航琛，一見面便說：「蔣總司令派飛機接我去漢口，我因病而未能成行，這些時來一提起就深感歉然。我怕中央不諒解我，又唯恐本省的那一幫（按：指的是成都劉文輝）利用機會造我的謠言。我想派一個人到南京去見蔣總司令，甚願你能代表我走這一趟。」

劉航琛回答他說：

「甫公有這個意思，很好。不過我此行任務重大，不曉得甫公要向蔣總司令報告些什麼？」

「我的心願你都曉得。」沉吟一下，劉湘又說：「我看蔣總司令的事業，如日中天，他應該很快的統一中國。而中國的統一，也就是四川人民的福祉。我們甚願統一大業早日完成，因為強鄰日、俄天天都在虎視眈眈，望着我們。弄慢了，可能出岔。」

劉航琛肅然起敬，應了一聲：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唯一的希望，是統一四川，」劉湘面容肅穆，繼續往下說道：「然後拿統一一了的四川用之於追隨蔣總司令，統一中國。你可以報告蔣總司令，我對於任何事都以國家民族為前提。譬如去年的中原大戰，我寧願跟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文輝一戰，甘冒失敗的危險，我都決不肯從附和，也就是為了堅持我這個原則。」

劉航琛私底下則以為：關於這一件事，蔣總司令察見甚明，似乎並不需要多提。

「好的，」劉航琛當時答覆劉湘：「我很願意代表你去一趟南京，晉見蔣總司令，但願我能

不負甫公的囑託。」

於是，民國二十年二月十三日劉航琛以總指揮兼軍長代表的身份，啟程晉京。

行前，劉湘預備好三份呈文，命劉航琛到南京後分別投遞。這三份呈文，一呈國民政府主席，一呈行政院蔣院長，一呈陸海空軍蔣總司令。內容大同小異，其實都是呈給蔣主席的，只不過為了體制關係，不能不這樣多費手續。

沒有飛機，劉航琛坐船走，出川以後，經宜昌而過沙市。這一帶是中原大戰時，共黨趁機坐大，騷擾最凶的地方，沿江兩岸，不時聽見槍聲。船隻爲了自衛，一概加以武裝。然而所謂的武裝，不過步槍幾支，倘若有股匪行劫，祇怕是不生作用，而船上多幾名荷槍實彈的船員，往返遠巡，徒然增加當時氣氛的緊張。二十年二月底，劉航琛到達南京。四川善後督辦公署駐京代表，亦即辦事處主任范崇實往迎，接劉航琛到辦事處住下，劉航琛發現劉湘的機要室主任稽祖祐也在，而且當時稽已爲四川省政府委員。

他這個四川省政府委員是怎麼來的呢？原來，就在劉航琛自重慶晉京途中，二月二十七日，中央還是明令發表在成都的劉文輝爲四川省政府主席，在重慶的劉湘仍任督辦。善後督辦公署一仍舊貫，新成立的四川省政府，則延攬川中各實力派的人員以資號召。稽祖祐便是因爲這個關係，被任命爲劉文輝的省府委員。不過他沒有去赴任，而且先劉航琛奉派到京接洽公務，已經晉見蔣總司令。就在劉湘的駐京辦事處裏，劉航琛和曾擴情見過一面。曾擴情，四川威遠人，軍校

一期畢業生，時任黃埔同學會總幹事。民國十六年清黨以後，他曾榮任蔣總司令代表，奉派入川。分訪重慶、成都兩地，連絡軍政首長、士紳耆彥。和劉航琛初度訂交，雙方印象都很好。這一次劉航琛晉京，正是由他安排晉見蔣總司令，代達劉湘的意見。

兩天後，接到蔣總司令下的請帖，邀劉航琛到官邸吃晚飯，稽祖祐也在被邀之列。當晚同席的有前教育部長蔣夢麟，和新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。

吃飯的時候不便談話，飯後，劉航琛唯恐坐失良機，無法完成劉湘所交代的使命，因此，他站起來說道：

「總司令，我從四川來，還有些事情要向您報告。」

蔣總司令連稱好好，又說：「請你稍候一下，等我送完了客就來。」

移時，蔣總司令送走了蔣、馬二人，他請劉航琛到客室去坐，同時吩咐：

「稽委員也在這裏，一道進來，好吧？」

使用羈縻一語可決

鑒於爲時已晚，談話的時間不多，劉航琛力求簡單扼要，提綱挈領，向蔣總司令陳述晉京謁見的事由；接下來劉航琛便率直的提出一問：

「我從四川來，不知道總司令對於四川這個地區，是要使用它，還是羈縻它？」

蔣總司令當下便反問一句：

「你看我是在羈縻呢？還是在使用？」

「我看總司令祇怕是在羈縻，而不是在使用。」

「你看這樣對不對呢？」

「吳佩孚他們用的就是這個政策，我看他們是錯了。」

「什麼道理呢？」

「中國必需統一，然後老百姓才能安定，國家纔有力量應付一切。拿中國的歷史來講，漢高祖使用四川，四年兩個月，就統一了中國，漢光武帝羈縻四川，費時十二年多方始完成統一大業。固然，四年與十二年，在歷史上看來相差無幾。但是我們國家當前的形勢，強隣環伺，內爭不已，恐怕不容許我們多花這八年的時間。能够用不了四年統一中國祇有更好，假使一定要拖延到十年以上，勢將有百害而無一利。」

蔣總司令當時便直截了當的問：「我要使用四川的話，我該使用誰呢？」

劉航琛答說：

「這是個需要總司令自己決斷的問題。倘使總司令問道於盲，問到了我，那麼我就說應該使用劉甫澄。因爲就甫澄本人而言，他這個人有抱負，有操守，擁護中央，很愛國家。除此以外還有一層理由，我是甫澄的代表，我這一次晉京，是他派我攜帶三件呈文，分別呈交國民政府、行政院和總司令部。到南京以後我沒有見到總司令，所以這三件呈文我不會投遞。」

「你投罷，投來好了。」蔣總司令溫語的說：「下星期一國民政府紀念週，請你來參加。開過紀念週以後，我們再詳談。時間、地點，我會

派人送通知給你。」

劉航琛和稽祖祐辭出官邸，回辦事處。第二天，國民政府的通知到了，請劉航琛出席總理紀念週，散會後主席約談，並在通知後面附有一句話：「稽委員亦同來。」

第二次談話，蔣總司令先問：

「那一天我們談到使用四川的問題，你看應該怎樣一個做法？」

劉航琛據實回答：

「要使用四川，必須先把四川統一起來。劉甫澄的意思，希望他拿統一的四川，追隨總司令，迅速達成全國的統一。」

「四川怎樣才能統一呢？」

「無非是要兵，要錢。——兵，甫澄的部隊有十多萬人，如果中央和他連繫起來，費不了多大的事，我想够了。」

「錢呢？」

「完成這個統一的工作，甫澄同我商量過，大概要用兩千萬塊錢。」

「來源呢？」

「可以發公債，為統一四川而發公債，基金由四川出。兩千萬元分為十年，或者一百個月，按月抽籤還本付息，一個月只要三十來萬塊錢，以四川的財力，一定可以勝任愉快。」

「除了這兩點以外，在軍事上恐怕還有若干需要吧？你只管報告出來。」

廿年願望終告達成

劉航琛娓娓細訴的答道：

「軍事上的需要，甫澄也會經跟我談過。他想建立一支水上武力，包括三艘稍大的軍艦，主砲最好能在七生的五以上，另設邊砲數門，因為四川各軍沒有比七生的五更大的砲。此外，最好能有十艘小型艦艇，裝設大口徑的機關槍。——這支水上武力建立起來了，長江自宜昌以下，嘉陵江從重慶上溯合川，在此一齊沃地區的兩岸，敵人就無法與甫澄爭衡。四川一省，大部份可以輕而易舉的統一。至於剩下來地方，甫澄既有兵而又有錢，受中央之命行事，當然不難迅速解決。」

蔣總司令聽完了劉航琛的報告，當機立斷，頓時就說：

「這幾點都很好，我會迅即批准。現在我再發給你們兩百萬發子彈，你們去向軍政部領。」

劉航琛和稽祖祐繞回到辦事處，副官報告，軍政部何應欽部長已經來過兩次電話了。劉航琛聞訊立刻撥電話過去，何應欽告訴他說：蔣總司令剛才指示下來，要送一批槍械給劉甫澄先生，他催劉航琛即日派員洽領，又說：「還有些你們向外間購入的械彈，也已經奉准照購即運。」

劉航琛請問他，總司令究竟批了些什麼軍火？數量多少？何應欽簡捷的答道：

「英製輕機關槍一千二百挺，機槍子彈三萬發。同時批准訂製兵船兩艘，小艇十艘。」

要槍有槍，要艦有艦，蔣總司令盱衡全局，英明果斷。既然大量支援槍械艦艇，顯然他已全盤接納劉湘和劉航琛的意見：以劉湘所統一的四川，追隨中央，以四川的人力物力，為中央所用

，有以加速達成全國的統一。二十年來的最高願望，多少血、汗與淚水，竟然會在三言兩語間，信手得來，當下劉航琛的那一喜，真可謂出乎望外，為筆墨所難以形容。除了立即密電重慶，向劉湘報佳音，同時，劉航琛還決定到上海去走一走，親自具領中央撥發的械彈，並且登門拜訪杜月笙。

哈兒笑語插曲一文

劉航琛一到上海北站，便有川軍鄧錫侯的駐滬代表，航琛的好朋友徐次珩，神色倉皇的趕來迎接。一見面，就緊張兮兮的附耳低語：

「上海三大亨之首黃金榮，派出他的學生子弟劉頤漳，要綁你的票！」

劉航琛不以為意，倒是覺得莫名其妙。問聲徐次珩，可有什麼法子化解。徐次珩說：

「除非你去求杜月笙。」

杜月笙用不着劉航琛去求，他在華格臬路杜公館聽說劉航琛來了，滿面春風，倒屣相迎。一陣熱烈寒暄，相互慕名已久。

劉航琛轉彎抹角提起綁票的事，杜月笙立刻便作妥善安排，派他手下的第一員大將，小八股黨首顧嘉棠當劉航琛的保鏢。而且，第二天，便由黃金榮下請帖，命劉頤漳親自送到劉航琛的手上。

是晚，顧嘉棠奉陪劉航琛赴宴，黃金榮和劉航琛一見如故，把臂歡晤。對於綁票的事，妙在全無一字解釋。劉航琛正在心底對杜月笙手腕之高明，行事之漂亮，五體投地的佩服。

通而不俗·應收盡收

王會才

從本年三月起，「中外」雜誌堂堂正正地邁進了第三個十年。回顧過去的二十寒暑，世局與國情均有重大的發展和變化；展望未來的無窮歲月，社會與生活充滿艱鉅的挑戰和希望。「中外」一直在茁壯、成長，並且為我們的過去作見證，為我們的未來為策勵進。

「中外」雜誌自創刊以來，不僅每期定時出版，而且都是較發行日期提前問世。這是一項很大的成就，國外卓著聲譽的期刊都是如此，「中外」與之相較，毫無遜色。此外，「中外」還有其他的幾項特色。

第一是可讀性高：每期每篇文字均如行雲流水，引人入勝。個人的經驗，每期於收到後，都是一口氣讀完，因為「欲罷不能」。第二是趣味性大：任何書刊必須先具有趣味性，才能使人願意接受它。「中外」的內容，永遠是那麼趣味盎然，令人「愛不忍釋」。第三是涵蓋性廣：一般性的、綜合性的雜誌，不同於專業性的刊物，它的內容應該應有盡有，應收盡收。本雜誌的取材，可以說是對於「中外億萬里，古今數千年」的人與事，凡屬值得向讀者介紹的，均能「鉅細無遺」。更難得的是，「中外」可讀性高而令人覺得通而不俗，趣味性大而教人感到雅而不俚，涵蓋性廣而使人但見博而不雜。這真是不容易的事，於此也可以看到主事者匠心獨運之處。我們期盼，「中外」會有更大的突破和成就，以饜社會和讀者。

却是有一天，當杜、劉二人肝膽相照，結為知己，趁酒酣耳熱，杜月笙方始向他洩露了天機。

「范師長太看得起我杜月笙了。國家大事，那裏輪得到我們這種人插一句嘴。二百擔土送得確實太重，難怪黃老板（金榮）的底下人會得眼紅。連累你老兄一到上海，就受了一場虛驚。」劉航琛是個聰明人，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他一聽就懂。怪只怪劉湘求成心切，問道於盲，范哈兒冬瓜纏在茄子裏，信口雌黃，亂作主張，鬧了個劉湘歸附中央的大笑話。事後他回到重慶，這才曉得，杜月笙已經把范哈兒的兩百擔土「處理」掉了。劉湘和范哈兒的所得，超過原值一倍以上。其後杜月笙也有交代，他說這叫橋歸橋，路歸路。

劉湘赤膽忠心歸附中央，受到蔣中正主席的激賞，很快便獲得應有的報償。

民國二十年二月十七日，國民政府特派劉湘為四川善後督辦，明令四川所有軍隊，一概歸由劉湘全權編遣。六月十四日，劉湘膺選國民政府委員。二十一年一二八事變，他更出任全國總預備軍司令長官、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，駐節漢口。

在這一年的他領導四川各軍，發動安川戰役，將劉文輝攆到井研、樂山。二十二年他進駐成都，終於，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劉湘四十五歲，國民政府明令改組四川省政府，任命他為四川省主席——兼負政治、軍事全責。統一共全川，奉行國策，有志者，事竟成！（全文完）